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四目錄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郝公墓

誌銘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

銘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四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國朝主計之臣以轉運使分隸諸道而戶部領其要
異時廷議遣一使自天子至二三大臣旁諮以察必
得信厚敦敏精練兼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任
常重于他司然天下幾道使与一一凡幾人或張空
最以術虛名或便文自營趣了目前或急小利近功
而害大體其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為能

臣者蓋一二數也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師寔智
畧輻湊足以表萬夫忠厚老成足以首風俗任歷四
朝在事五十年五持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
稱于天下京西治河南摠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
多顯人怙貴不奉法至輦金幣署別儲之節使者造
郡上謁辭而去無如何者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視
他路為劇往往可請于朝或移用他司錢佐其乏而
以負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使操一路之贏而倒
持之吾不能喑噫以為生即日乘傳詣所屬州按簿

書窮株冗得匹貨百餘萬釋逋負之在民者勿徵量
緩急輕重所宜為施舍費出之節于是上下贍足貲
聚沛然歲竟奏課為天下第一錫名延閣擢升三路
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散大夫知隨
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孫贈太
太子少保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宮保以氣節蓋里中
為豪長者至少師由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祐紹
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任子授公太廟齋郎調柳州司
理叅軍年尚少也而据法持議已能使老吏悍驚當

是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外不自克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少師憂、除授杭州於潛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不赴監編佑折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克制置發運司幹辦公事發運使龐寅孫被旨斲臨平蔡氏墓而寅孫以屬公蔡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和縣籍記克惡束縛奸吏所禁無不改幾徵租不遺一吏大署其門予之期、至人趨令如水赴壑無一人後者歲滿監在京雜買務就除通判階州未行改杭州杭

為數郡湊西湖號天下絕境守將領客出邀相踵為故常而委事于其副既得公喜曰仁和遺誦謳吟至今吾事當屬之子矣第留一諾待我畫也公不辭夜漏欲盡起秉兩炬據案閱誦訴數十百人立盡日出寮吏詣府白事造請賓客從容如平時一府翕然稱治代還會宰相華原王鄭公當國方更置天下事以復祖宗之故而公陳便宜十餘條多世務之要華原稱善以公名聞徽宗召見賜五品服除措置署河北路糴便尋除江淮荆湖兩漕等路制置發運判官祖

宗時據淮海走集之地置倉號轉般受東南八十四州之粟發運使具千艘歲漕六百萬解輸之京師蔡京用事罷轉般為直達盡招藏錢廩粟為羨餘以獻而六路漕舡浮長江絕淮汴沂累數月而後至吏卒冗食其中度不能償則冗而沉之以險為辭甚者至委空舟逃去戶部校經數歲止十二三而中都藏粟費且盡公受命已華原召公詣丞相府出札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畧公曰京師無高山大河之限聚重兵以為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此直達之誤今轉

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使譏人興詛誹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考故事著科條蒐獮脫遺鉏治乾沒得緡錢累百萬公曰可以有為矣會華原以憂去位京黨復進除改兩浙路轉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大平觀而直達如故識者恨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四年除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負取贏以遂成俗比公至而錢不輸于庫者八十萬往懼罪自匿公飭錢所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于水火盜賊者聽吾之命

于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背頹賴公復完更相告語奔走閭閻徵逋貸之未償轉宿貸之未售者居止何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金之負中貴人李彥更稅為租而妄言無行之徒縱勇以僥進有皇甫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止慮數千頃可屬民肆耕其中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朱勗方專主其言已乃傳詔屬公、驗之皆硠瘠不毛之地嘆曰此伊陽背脅疽根也奏斥其妄事遂已奉先軍士因刈麥恃衆而剽有毆人至死者捕繫獄連逮六十餘輩獄具

當論死會公攝府事公曰可殫誅即殺人者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其餘一府稱其平五年除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行進直秘閣再任六年朝廷拜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公例罷為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中奉大夫職直秘閣爵文安縣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年五月乙酉感微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心醇氣和渾、不見圭角而長于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吏牘盈前迎見立解

拔根摘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以一毫加賦于民而
明于開闔歛散之節術科別戶分有倫有要可為後
法以故尤為當世大人所器擢于郡丞進領六路遂
起其匹議者不以為過建炎之亂縣官財屈而民重
困兵賦最為當務之急而公卷懷利器編手袖間旁
觀血指汗顏之斲不復為世用遂老于家可為天下
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
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先年七十二
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于縣之脩竹鄉福

全村官上原上後六年公沒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
葬于令人之墓即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曰子曰寬
右從政即臨安府昌化縣令曰宰右迪功即監行在
編佑局曰宗右從事即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
奉大夫知登州梁慶祖右從事即莫佑侶右朝奉即
通判衡州陳祐進士謝邦直其婦莫氏者再適右脩
職即洪時孫男五人祐昌世昌壽昌士昌阜昌女三
人婿進士胡公望餘尚幼華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
蠻商舶賈交錯于水陸之道為東南一大縣胡馬南

渡所過燔滅一空而華亭獨止急公歸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沿累石為巖阜松竹蒼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藜杖徜徉其中親客過逢擊鮮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談世事不問家有無怡、如也友諸弟甚薦遇郊祀思分薦弟姪時公之子猶有未仕者館發妹拊孤甥視遇宗族交鄰里鄉黨思敬甚備不為翁、然久而加親故屬續之日播紳士大夫內外屬人與常所往來哭之盡哀無一人怨覲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為

兒童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既壯又從公周旋至于今老矣寬等謂知公終始大節宜莫如覲來徵銘、
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紙尾
進刀筆兮曰此當署莫能詰西秦東越望兩國兮孰
瘠孰肥匪忻戚兮視廕以偷不謀夕兮矯、朱公表
獨立兮髯然抵几吾黨直兮擲風沐露戴星出兮蹈
河履薪不焦溺兮老奸宿頸吏屏息兮機張鍵閉吁
莫測兮搏風九萬我奚適兮止或尼之道絕塞兮投

袂而起全吾壁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蛇反
其宅兮凜然如生尚不沒兮銘以著之此其躅兮

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郝公墓

建炎丁未秋八月錢塘戍卒夜中起為變囚守將殺
轉運使據城以叛書聞詔遣將吏捕誅行次嘉興衆
大譴盡甲以出逐其帥領辛宗道者又叛所過焚掠
州縣官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大夫郝公以
通直郎知常州無錫縣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而衆

衆奄至公跨一馬扶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車駕

幸東南先驅旦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若等幸無他

轉禍為福于此在矣衆相視矍然歛兵不敢動公即

日具酒肉糗糧勞送出境縣以無事士民感悅相與

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俾世々無忘公之德公

諱漸字子進姓郝氏大名府臨清縣人聰明敏博彊

記善屬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三舍論士之秀者而

公裒然為諸生冠同郡李釜嘗以文詞冠天下高自

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喜而稱之願謂里中諸老曰忽

見驕驩一骨于此下駟中非十駕所能追也居有頃
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為第一遂收其科賜上舍出身
授迪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而朗練已如
素官部使者班教條辨爭訟決稽墜悉以屬公一
出輒持數檄抵事劇易揆日掩速次第裁遣無留事
甫期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遇盜刃傷公敗函朝
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元年也兩議
息遷承議郎言者諛公李綱免相歸公率寮吏迎謁
道上治盛具張鼓樂逆其至一方騷然入之法除名
久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罷歸次鄉縣令佐郊見
禮也設欲具燕飲綱嘗為天下宰負責張甚非一縣
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言臣者之妄矣上是其言
詔復故官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常州隋司徒陳大帝
常以陰兵助破黃巢廟食一方至于今不廢歲時合
數百千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社中馬逸闔城驚呼
以為寇至有狂走溺死者州將洵惧不知所為公叩
閤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褫帶坐就坐笑語如平日有
頃州人已按堵矣公遇事至于皇遽怵迫之中多類

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寇江州就差江南路招討使
隨軍幹辦官寇平進^官二等遷朝奉郎大夫明受勤王
幕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言鄱陽置監
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孳生監牧事馬性利高寒而鄱
陽地界暑濕馬以連斃公負殿免所居以歸辟允江
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點營田公事改
除叅議官宰相議大征都督諸路軍馬又兼都督府
隨軍轉運判官軍還知江州未赴差淮南西路宣撫
使司叅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樞密行府叅議于

是積官至左中大夫除直秘閣知宣州公曰南北解
仇遂息肩矣無錫吾之桐鄉也蓋往家馬上疏請宮
祠得提舉白州明道觀買田築室凡再任買田築室
營一樓于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草木歷々可數間
常從所往來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州終數
月遇疾卒于州之正寢寔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丁酉
也享年六十有二公少力問學獨步場屋文章深厚
有氣如其人東平呂公吉甫鎮北門月詔學按所第
諸生試文署板揭之公率常中首選東平公曰希君

之文豈止一名第他日必顯于時東平通儒大人三朝之望公以一布衣延見命席與鈞禮學者欣慕雖常袞遇歐陽詹不能過也屬時多故豺狼塞路公挺身入叛卒數百人中視群偷若狐豚然不用尺箠驅之出境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扳以自助入參謀畫出將漕輓治邊臨戎屯田積粟勤勞二十年所泣皆有名迹遂為當世功名之士位上大夫著籍中秘封臨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而議者以用不極其才為公恨却公故高平金鄉人東漢御史大夫慮四世

生鑒為管司空侍中人惜孫超皆號名臣世遠族分有籍于大名者不知始所以徙曾祖昌祖文父寶皆不仕寶以公貴贈右通議大夫母王氏贈碩人所生母張氏贈令人妻同縣傅氏封令人前卒河朔陷覆衣冠多走死公治次舍分廩稍館三族之無歸者生養死葬恩敬甚篤里儒聞逢者嘗授公學其子流落行卜道中公與之遇館留于家不可斥厚幣贖遣喜過所望而去市書數千卷迎師教子皆彬彬焉以文行世其家五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曰嗣武右從事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曰紹先右從事
郎徽州歙縣主簿曰景平通侍郎餘一人尚幼宗簡
亦前卒矣一女適右迪功郎湖州德清縣尉李端友
孫男女八人男曰重營登仕郎諸孤以其年十二月
壬午舉公之柩從傅氏令人葬于無錫縣開化鄉長
泰里黃墓之原上紹興初余守臨安抵罪遷嶺表敕
所屬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一舟過
余傷屯悼屈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吏卒之
謹厚者三人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已出為

世用詔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問饒既久而益厚也
蘄春之別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髮缺壞
見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書公世
系爵里卒塋歲月來請銘曰

猗歟歎公河岱之英早以文德鳴吐辭為經一世儒
先相視嘆驚策名為吏日以有教于時興戎喋血千里
豺狼塞路磨牙厲齒公探其穴視若羸豕一言啓悟
折其脊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箠訛言用興狂走驚仆
守將震怛方食失箸公獨歸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

按堵如故功大名播慕者興起將相侯王迎門灑履
待置一榻絕席異禮條變畫竒効于屈指大塗九軌
始驟而馳富貴方將孰盛與夷不究于行止或尼之
中道而隕誰主誰尸西山之北樹之松檟鬱々佳哉
可置萬室公所息焉車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父璉大父仁諒家常州
之無錫縣以財傑一州為大姓父軾通奉魁偉有智
畧大破貲聚築室舍旁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

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為過絕人號里長者未幾公以
進士起仕三朝為世聞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
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
氏遂稱于天下公諱岡字壽基通李公之中子也少
時已嶷々自立讀書著文出語驚人他生不敢齒既
冠得太學上游所為文章讀之曰吾可以一試矣則
羸糧往從之閉戶治書未嘗嫚嬉燕游以業一日積
六七年遂大發于文清淳溫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
有司第所試言書其等為第一元符三年解進士褐

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公喪去、三年召請都堂
除編脩國朝會典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蔡靖並命有
忌公進者諛公為太學生時餞鄒新州逮赴詔獄斥
居自訟命遂止差克台州、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
遷從事郎克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徙京西
北踞秩滿用舉者改宣教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
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三舍法罷改
判國子監代還通州揚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
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召見擢御營

使司叅議官四年請宮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
年召為尚書比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
左司員外郎公早以文藝游場屋為名進士故終徽
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于時建炎初
乘輿狩維揚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侍郎頤浩既
居中不復省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喜犯法號難
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暴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據案
見吏民于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辨施舍分別可否疏
為一書日詣頤浩白遣之無留事州人不知自公出

也願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召為尚書即意公復助
已公循道守官不為翕然心平氣和自得理所言
者以宣政誤息不厭天下公議請稍損其太甚者詔
屬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願浩當國時有所貨舍公
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大臣行法與衆
棄之尚誰怨前日論中絀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
今日後諭丙如甲公秉國鈞于天下具瞻之地不平
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願浩矍然素敬愛公不曰為懟

公之遇事時有弛張蓋如此公嗜書自幼學至老雖
舟車鞍馬行役間未嘗棄而不讀尤長于易嘗著論
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箕諸侯
侯卿大夫功罪以推見當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為
說反覆貫穿切于世務之要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屢
讀卿奏指事據經皆本春秋之旨又曰呂願浩治維揚
有狀繫卿之力天語一聞衆謂公且光顯矣居止何
又引疾丐去除直秘閣主祭臨安府洞霄宮六年提
舉台州明道觀願謂諸子曰吾起白屋仕四十年三

入尚書為郎佩服至五品更十六官而不挂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眉弗卓驚以為奇善刀而
藏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皦々以明汙韞匱而
藏諸我者希有畜弗施奉吾身以歸為後人之貽
宗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王荆公自丞相府得請歸鍾陵讀喜為詩又出新意
集古人句以資一時朋酒燕笑之適而以屬吳顯者
道者凡十餘辭余生晚不及識顯道矣味其言則魁壘
辨博蓋世之豪而官不踐卿相之位名氏不列于太

史之書此何故及是左奉議郎知興國君陳君最為
書以右承議郎吳公官世行治來請銘而顯道蓋其
父也顯道江右知名士早從歐陽文忠公游与其弟
子經俱以文學稱天下与荆公曾魯公有連二公相
繼當國族姻之賢皆不得与寒峻齒當時是太學陳
于等疏言吳某學成行尊願得為國子師俾學者有
所矜式荆公終以親嫌請寢其書不報于是江淮間
又爭欲以為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
所至輒以詩書礼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為士君

子之器甚衆而仕不克其志以沒顯道生三子而公為中子諱慤字德毅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文辨麗俊壯有家法屢試于有司輒不售荆公越國夫人公諸姑也荆公薨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州軍事推官歲滿監秀州糴紬倉以最遷黃州黃岡縣令不赴遂請老監潭州南獄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實紹興十二年也公既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詣城府間從常所往來幅巾藜杖徜徉川谷間極欲而後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耄見其子舉擢進士第由尚書

郎立柱下為右史今為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浸大矣公資孝友慈祥樂易不立崖岸恢然長者也兄官遠方病沒以喪歸公力負辦葬送事寡嫂拊諸幼恩敬甚篤公在秀時歲大飢民墊于水詔州縣發廩粟賙之為吏者視遇無狀流逋紛然老弱相枕藉欲死部使者檄公往代公為治次舍視燥濕進淖糜旦々撫之益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吏據案謂曰是嘗食餓者當獲壽祉之報已而果然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妻宜人彭氏有賢操

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間君臣理亂成壞
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室列群經于前諸子以次受業
日夜鏤切凜如嚴師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後解顏一
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之說章通句解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凡三命得今封
于是縉紳嘆慕以為教子者當以宜人為法紹興十
四年九月八日終于子棗之官舍諸孤護喪至毘陵
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二月某
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莊村原上三男
子棗承節即次今楚州也次棗舉國子監進士早卒
女適進士江邃孫十人男煒煒煥焯煒炳右迪功郎
兩浙轉運使推促行在物斛官女適右宣教郎權監
登聞檢院章錡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迪功郎
管錡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兵
亂徙撫州之金溪以儒名家凡五世為望姓曾大父
敏故尚書都官員外郎大父藩故不仕父頤即顯道
詳定一書司勅令所刪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荆
公于金陵遂官焉今又為金陵人銘曰

金谿祖遷兮自鼻祖奕世名儒兮望南楚石鍊五色
兮天可補叫閻欲上兮闖九虎幡然脫巾兮挂神武
索身歸臥兮環一堵東阡南陌兮澹容與樵渙爭道
兮莫適主秀眉皓髮兮須鬣古委蛻若遺兮夢栩栩
有子簪筆兮侍帝所富貴鼎盛兮沛莫禦萬室旁圍
兮一丘土贈印追榮兮系天祖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

銘

余政和間蒙恩校中秘書而傅公冲益亦以編脩九

域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為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
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禮樂以文太平蒐攬天下儒
先宿學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于儒官學省以待任
使冲益居間儀狀魁偉面目嚴冷不妄笑言落落難
合即之既久而後稍出其所育于屬辭紀事議論
相可否之際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
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
表箋傳序箴銘記誌亦無所不工而彊直任氣負所
學未嘗以一言徇人故徘徊于小官益自重無躁戚

徽宗皇帝召見言治道中上意擢為尚書即行宜用
矣而遇疾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五年當紹興十二年
公之子承事即知太平州繁昌縣事輩始集公詩文
為二十卷具詩抵公之交孫覲求文識公墓余不敢
辭遂次其語為銘公諱諒友冲益其字也姓傅氏其
先自光州避廣明之亂徙閩中今為興化軍仙游縣
人曾祖偁不仕祖滋贈朝奉即父楫朝散即元龍圖
閣待制仕徽宗為中書舍人以清明直諒聞天下累
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賜出身主蘓州吳縣

簿歲滿陞瀛州防禦推官鄭州學教授遭少師喪
去位卒喪除辟雍錄又丁母越國夫人憂除為詳
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未幾例罷書局調宿州蘄縣
令蘄故多盜公嚴保伍之令使相推逐盜不敢發
輒得無所漏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
色縣大治諸公交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修官
是歲政和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秘書省遷奉議郎六
年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遇疾請補外
以承議郎知湖州未赴八年正月十日卒于京師年

五十二嗚呼宗寧初鈞黨之禍作異時元臣故老之子若孫門生故吏昏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世大臣猶以曾任事于建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徽宗記其忠獨不聽公少師家子益務晦藏不問權貴人所舍闔戶著書澹然無求若隱于吏者讀書一過目輒領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出于其時文章閑麗可著乎典冊以施朝廷詞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而不自標飾以求聞于世宰相華原鄭公深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亦悵然追懷甘盤之舊延見問

勞甚寵于是名寔暴耀賢冠一時將遂施傳所學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柩從少師以葬諸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于宜興縣善權山之原去少師墓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家之女生二子曰庠曰鞏孫男三人公素貧耻言利既死橐中無留貲以歸庠少年有竒操護公喪浮汴涉淮間閱二千里以遺令歸葬冢土未乾而庠得疾又死鞏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更十五年鞏始及迎祿迎其母以養廉直有父風所泣皆有迹公社所

施庶幾在此銘曰

讀公之文蔚若武庫魁竒偉麗九鼎千鼓聽公之詩
隱若大呂震越渾鎗歌周頌魯胡不畀之天子之所
帝制坦然常揚燕許頌詩穆如奚斯吉甫百千償一
齎恨入土天造茫茫孰知其故吾豈草木而與俱腐
遺書爛然昭映千古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亡命相嘯聚為寇于
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

暴除殘拯溺弔凶于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
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
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々之意具載誥
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而天威咫尺
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亡何幾
樞臣樹黨除不附己者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
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履登西山循銘
鋤潭入愚溪立湘沅沉文以弔古人而自肆于山水

年益高文益竒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抑儀曹相望于
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
諸公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
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
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卿祖宗顏
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考毅奉議郎贈少傅妣
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
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
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

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

冰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一
坐驚嘆調婺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宣州學教授
丁少傅公憂除官制行授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
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
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喜事者集
錄為一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韵句法清新
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所
編修官改宣德即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校

書即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故相
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
判宣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
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終黻黼之世不用累轉朝
奉即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
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
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
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
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

筆供札而錄藏之其為詞章明于道德達于世務指
事析理引物託喻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蓋
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
有能詩教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于僧壁嘆
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
客撚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
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
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
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

能及淵聖登極召見為屯田負外郎旋改禮部進太
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即召賜中書舍
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澤州進士
何烈對策稱臣臺疏論烈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
膚敏三舍人俱罷為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
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
辭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直拜翰林學士以所
御白團扇親書紫詔誥仍兼館黃麻似六經十字以

賜縉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
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論疏大將擁重
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
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
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幸一時誤恩官有至銀
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建
炎恩宥有當甄復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駁
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
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父必

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
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
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
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頒日曆如故公蒐
攬闕文叅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
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
設科條以類註解終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
舉江州太守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疏言日曆國
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

而中止積以散逸後益難措手矣方今就間可降詔
令依舊纂集為一書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
也于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
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祭藥二銀
合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
後與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
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
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
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

里宜蒙褒異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
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劬窻戶數
十種冊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
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
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
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
餉金過至已付諸生今并賜矣又斥公帑之贏續之落成
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
大校蒐選禁中華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
州並海數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
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已移知宣州閱月改鎮
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
運使按視計食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
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鑪給
之詔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
食群黔饑餓 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
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諛公而罷論奏不
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

卒于永州寓舍寔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
六積官至左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
百戶寔封一百戶公沒後二年謨復顯謨閣學士官
其二子公性樂易不峙藩飾以峙殺名至居官任職
則矯然不侵為諾然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
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
古老且病猶不去年大當梁師用事成小人朋附目為
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內公罪
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

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
在天上召而不往何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即守
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鑄
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水
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造
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
賞耶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送龍腦數
兩百為公壽公卻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
脩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于辭受

如類此亦以故遂多齟語于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于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閔然曾未轉眄已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与古作者並列于圖書之府聖主親攬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于世後集若干卷裔夷謀夏錄三卷青唐錄三卷古今俗雅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水用筆意先配淑

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于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曰恪右承事郎曰愔曰慄曰愷並右承務郎曰悛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臯舉賢舉女適右奉議郎嚴康朝進士莊震莊霈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遂以文章大顯于時德興田園悉推予其兄

以郊祀恩任其弟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未仕者元
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二年
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
生于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寔公始生之所
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々我宗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
監于二代儒先首々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
學窺聖域文婉皇墳芸省讐書螭班珥筆論經石渠
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
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
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仇乃諛乃逐
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埋藏不沒
至寶在焉擾々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
魏々昂々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
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目錄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止叔墓誌銘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五

墓誌銘

宗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諱謨字茂嘉寔南唐李氏國除族散有徙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少孤事母孝負無以為養始感憤讀書曰惟是足以亢吾宗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冠束書詣鄉校從崇安先生受詩時學者數十人與余為同舍生穎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驟進不類舊常一試

遂收其科仕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辨未嘗讀律令而
斷治皆應法尤為當世大人所器徽宗召見擢部使
者歷事三朝涖官五十年刺八路典四大州秩上大
夫著籍內閣遂為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以紹
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孤以進
士陳瑄狀公世系爵里行治年壽卒葬之地從父黨
乞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崇寧五年解進士褐調通
州司法叅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州軍事判官用舉
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通判信安軍疏

治城整朔置樓櫓招選禁兵先期而辦連進秩遷承
議郎代還除廣東南路判官轉運判官陞辭入對奏
言豪民率以田園分寄官廕之官而貧民下戶一畝之
宮數口之聚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之法著于
令中可詔監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言
吏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令從事而貪鄙無
狀居其半偏州下邑窮民無告宜詔大臣更制立法
甄別人品蒐擇材能黜去貪懦以惠天下徽宗聽其
書留弗遣擢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精悍世號李_短

嘗隱無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尺而精神
滿腹或曰李茂嘉殆是公重後身也言者論公年貌
未應居禮樂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壬戌言章尚云
乳臭乎差高陽閔跖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机宜文字
河朔盜起亡命嘯聚所在千百為群帥欲閉關以虞
安公曰奸民竊發當飭將士以示討除何為遽如許
也帥悟即日授甲于庭令曰具糧糗視吾旗所向軍
鼓大振羣盜奔潰境內無一跡除京東西路提舉鹽
香茶礬事移河北東路再徙京東進直徽猷閣知平

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公以平營新疆蒙恩
進職今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不拜除提舉措置河北燕
山府路糴便公事朝廷餉新邊歲糴粟麥亡慮三百
萬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寔不持一錢而州縣
未堪為民病公曰度牒閔鈔大商賈之輕資也稍下
其估售之為增穀賈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
粟麥至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負而民不知勞朝
廷嘉之進直秘閣除兩浙路轉運副使以餉邊方
賴公也留再任糴使置司在慶源府虜騎大入守將

懦緩不任詔公就節制府事公檄召所屬兵民官吏皆入保而臨城尉黃諲將部曲徜徉境上獨不至公得其文書已署虜中年號陰遣壯士執殺之以徇高邑務官与縣人趙文炳有邪謀文炳踰城數出公捕繫獄驗治有狀文炳懼誅請以妻子為質斬捕同惡自贖公許之文炳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醉文炳就席伺其寐刺殺之提九級馳還一府大震人人如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慶源府改元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叅功議積功次六

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覃思遷朝奉大夫御營統制官王亦者駐兵建康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公覘知之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將官率所部團民伍伏塗巷中柵其盜夜半天慶觀火起諸軍噪而出所至不得入遂奔南門而去遲明訪守帥則緹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密院江淮兩浙路制置使呂頤浩兼領建康府頃公提舉常平頤浩為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便宜起懷衛二州常平粟輸濟州倉以併軍餉公曰濟京東也燕

山軍士張頤待哺而輦懷衛之粟由京東轉河北兩
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矣必有他
圖奏罷之頤浩固不悅也會明受改號官吏讀赦皆
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盍徵天下之
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室
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躊躇在衆人殺之頤浩
唯々方議行而御營叅贊軍事張浚檄書至二叛伏
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公歎曰群凶稱亂全軀保妻
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讐復王淵泉首

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而浩聞之益怒秋八
月上幸建康詔公主錢糧黃敦書主橋道大駕次張
橋山水暴溢隄齧橋壞頤浩通劾之公与敦書皆罷
丁母永嘉郡夫人憂卒喪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
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行殿奏言人主欲知
天下利害之寔而九重阻深吾人疾苦壅于上聞則
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者法駕時巡所過郡國
延見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廉法令廢舉民之休
戚事之利害一見勝百聞矣改兩浙轉運副使五年

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乘輿幸建康兩駐京口公每入賜對甚寵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方聞命遷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入對上曰臨安之命出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大臣無一日之素知事陛下而已七年再知鎮江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潜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惴恐公次丹陽或勸公軍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公視而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數百指造官涓日視事廷見民吏賓接將佐如平時一府

帖然潛見公至感泣公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繕治乘輿巡幸屯舍之所疇千官萬兵供億之費隨宜區處上下贍足不擾而辦移牧臨安百姓遮道而泣公舉手謝曰不以當從東已而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逆歲大旱公率寮吏禱長山之白龍池香火未收雲起池中一夕雨足遂稔于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宰相當國除苞苴豐儉為左公因退食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趙之地不自意全歸少墳墓盍少休矣上書請祠宮提舉台州崇道觀

時年五十六意不復言仕矣官左中大夫職直寶文閣服三品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材高識明長于治劇御史民不以小法微文佐喜怒以故崎嶇兵亂反側之中發舒隱訕鉏治強梗聽公一語而決無後議者慶源被圍虜人檄守將高景雲而口語藉藉指景雲為奸細衆怒欲起公馳詣景雲所諭其衆曰朝廷屬我節制府事高公無預也檄書具在未嘗開發索火焚之衆遂定通判許和卿與添差通判歸明馬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交通虜人為內應衆

起圍第欲屠其家公亟詰和卿曰艱危如此吾曹未知稅駕之所公首為亂階行且及矣揮其衆使去曰城中動息吾自知之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庭下公驚曰吾僚為公耶觀國曰慶源之圍微公一言骨已朽矣願効一死以報久之虜中檄還北客之落南者觀國在邊中過公別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當結草也涕泣而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景芳以公貴贈右光祿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妻戴氏封令人有賢行寶文公起徒走為聞家繫令

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宣義郎新知平江府吳縣事
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
時後右脩職郎揚州泰興縣主簿時庸右從事郎新
江州觀察推官四女彭慥俞氏從戴必先張采其壻
也從右文林郎采左朝奉郎孫男九人杞榛柵並登
仕郎樞朴桴梯拱餘一人未名孫女七人諸孤以其
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

鄉青山灣

公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而光祿公下世後十年起
家筮仕始迎母夫人就養自佐信安叅高陽機幕奉

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內侵大盜群起將母其間踐
艱乘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左使奉安
車以還考終大耄哀榮終始遇郊祀恩任兩兄之子
時哲時脩者中外宗姻喪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
以辦公已免閑闕舍北地營一大圃面西山枕長河
穹堂與宇曲欄幽謝榭疏沼泚藝花竹環之日具酒
茗命客吟嘯其中延接後輩不以爵齒自高與鈞禮
既屬疾曰河圖七十二數若藝語者即所享壽也崇
寧中公婦翁戴君築大第壯麗為一州之甲縣人數

見夢曰李運使宅也翁除地又獲一金魚以為子孫
之祥大喜翁沒而諸子瓜分不數年卒為李氏胡馬
南牧一大酋燕人也集群胡舍公第中揭篋見公畫
像而驚號其徒曰李徽猷也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
守舍者惧不敢告蓐炊而行秋毫不犯且大書其壁
曰李徽猷宅以曉後至者嗟夫始公食貧為布衣而
戴公以財雄為大姓自崇寧距建炎蓋一世由幽燕
抵全吳僅萬里而公姓氏官稱宮室證兆之應如啐
啄無毫釐之謬世人乃欲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惑

歟銘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孰強弗友孰弱弗競孰致予武
徙木以令俯樓循墻若兵在頸孰振予文孰鐸以狗
噓枯吹生析醒愈病矯々李公德配前脩治軍牧民
如農一丘磔其梟狼以殖善柔惠立威振兩取其尤
百犬吠鼗衆狙皆怒舉背一揮掉尾而去三窟狡兔
兩端首鼠鑄切弗喻夾以砧斧文馴武克左右具宜
如牢圈虎如乳哺兒詩書之帥慈惠之師不配其有
孰主張之河圖告終乘雲跨箕嗚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祐治平之間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重延陳氏益大歷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豫字由用族公秀公思任秘書省校書郎調開封府陽武縣尉以最升温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

城市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溺按堵如故縣人為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即知信州鉛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嘗氏憂之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覃思遷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畧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于斷所涖凡有名迹西方用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並緣為盜軍無宿儲士有飢色公問弊知其故出金繒下其估而增穀賈以受

糴不使一吏預問未幾車輓負擔四方而至芻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籍邊民為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為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馬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精練為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姦偷斥境上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

出也公善知人明于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遣移書屬鄰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為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鬪數犯法當杖誅公願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梟貴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戡大憝手擒二叛威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知狄武襄公、四任開塞

僅十年由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之遷至朝議大夫
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于施設
為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于朝曰久任邊
州且走矣乞東方一郡自劾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
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
冠裳率兵賓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群祀伏地頓顙為
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却蓋不御徒步
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他壤徙
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

謝事政和七年五月某甲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机
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
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
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誼盟不敢犯斷治自己出群吏
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束芻為人執一牌立閭
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為文勸耕二十
鮮明白而切于事傳誦至今以為法輕財樂施喜趨
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已始赴柘城舊令尹

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為具棺衾以歛已而同
寮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費擇送吏與凡
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經數人羅
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
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公惻然計其費贖
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娶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
郊祀思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
不敢取推以奉寡婦族子師尹游太學不遂困而歸見
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劍收

一戰之勳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
無躁為具裝資勉收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
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疇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
自誓以益困頻于飢寒矣公周其乏絕又教畜其孤
進于學成試有試詞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咸
歎以為榮疇後以才選荐更任使將漕帥邊褒顯其
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暉祖贄不仕皇
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先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
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今配令人馮氏贈

少保某之女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厚之妹
有訓德淑行為令妻為壽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
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嗣興纂序前聞享有丕祉
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
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乙亥棄世是
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男子曰
机曰模曰桴曰桶四女武學生翁亶朝奉郎知南雄
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弼朝奉郎朱棫其
壻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貲產既得

謝無以歸通判若奉安輿迎還沂水官下疾稍侵親
客詣臥內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
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己亥四子者机右朝議大
夫模右朝散郎桴故右奉議郎桶右朝請大夫充敷
文閣待制孫曰若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旨右
承務郎曰岫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嗚呼
君子種德執善積之躬修之家責報于天取必于數
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敷文公逢辰得踞強仕之秋
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少師母夫人進封大國子孫蕃

衍簪笏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荆國太夫人於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薨又祔荆國之次至是諸孤奉公之喪遂次潤亦卜地于五州不獲一夕夢公刺汝州擁騎從張呵引如平生黎旦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他日行焦山道中顧見一穴水深土厚曼衍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皆曰儂家主人毋所卜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媪出見曰老婦異時藏骨于是矣忽夜夢若迎新大守者俄頃一大人衣載佩金踞胡床而坐呼老婦前曰此吾

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悖寤而諸君適至願奉此地以獻即其日書券予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奉以葬于是諸孤屬待制馮公誌其墓而墓隊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敷文公貽書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敷文鼎貴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巨公具著顯庸揭諸某方負罪屏伏田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而乃擬諸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

具著婉畫儲病欽然公預其責千箱糗至曳踵頽眉
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鼓大袒高驤
馮河暴虎螟蝗至起彌滿一圻電埽霆驅甘雨應祈
左右具宜文柔武克由初訖終挺身殉國老去歸與
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
田不踰寸種之以德女視女羸其獲幾何萬金之產
孰與予多有嘉者子特索入侍紹開厥家戎公是似
宗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諱畋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

八月戊子感疾卒諸孤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
喪合葬于宜興縣君山鄉甌山元配蕪氏宜人之墓
又以公歷官行事年壽卒葬月日為書抵族父某請
所誌其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宗興王師下江南公之
五世祖諱潭徙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詒與
其子立之俱為明經高行為一州之望里人不敢斥
其名號大小先生以別之于公為高祖次曰諷贈尚
書職方員外郎于覲為高祖故覲視公為同五世祖
兄乃序而銘焉曾祖貫之封朝奉大夫祖昌齡由御

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浙路刑獄轉運使副當是時
大夫父尚無恙父子白首官號曰同佩服皆三品所
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士大夫咸賦詩紀其事父昇
和州含山縣尉以公貴贈右朝義大夫母宜人邵氏
朝議早世宜人守節自誓三男子曰疇曰畛與公方
在童外中顧見里巷群兒微逐遊戲無一人讀書受
學者亟提諸笏還宜興依外氏斥賣簪珥求師教子
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既任戴冠遣詣庠校從先生
長者游未幾文藝煒然秀出一時公與疇相繼占上

第起家畛亦貢禮部而以奉旨甘營數百拍之養不
果卒業德齒俱尊名善士于是中外宗姻歆慕稱嘆
以宜人教子為法公學尤邃于經危坐覃思至不知
向人所在讀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則拊按
起立胸中洞然如咽去鯁屬文辭典重不浮而辨于
理說理政和二年試上舍第五人中第授登仕郎泗
州司工曹事七年升文林郎除鄭州學教授宣和
四年用薦者改宣教郎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
秩一等六年知宣州南陵縣丞淵聖皇帝今上登極

遷奉議郎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公
居官侃々然謹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諂事其上以求
悅已在泗州同寮爭進取忌公名第出其右則誅郡
將以聞染公々笑曰一薦狀于我何有縱所為不問
後將至察其妄首薦公劇賊張遇兵壓南陵境上吏
民驚騷空縣逃去公與令坐聽事相對終日賊覘知
無所掠由池陽踞而旋劉光世奉討詔追討聞公名
檄主軍饒賊平公有力焉上移蹕錢塘百役毛起府
尹治次舍符縣鳩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湖上廢寺
十數區可不勞民而辦已而千艘浮江而下尹席益
病其隘檄公與仁和疏漕渠以納之公謂益曰治溝
洫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今
遽興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慙沮而止戶部侍
郎胡世將言州縣不時之湏皆非經數奸吏並緣人
不堪命可枝一歲用緡錢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
罷無名之歛公曰兩稅既增他日牟利之臣暴斂復
起自我作俑而民益困矣議遂格中貴人諂公請事
公不答俄領皇城司族邏卒摘縣吏之受賕者以聞

欲併詔送廷尉卒不得公毫毛罪猶免所居公議藉藉訟公非罪差建康府糧料院未起改知湖州安吉縣丁母宜人憂卒喪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前使者歲除奏課例張空最之上之朝增秩賜金無虛歲比公上計吏抱牘請循故事公驚曰使吾罔上僥賞耶一毫不敢欺也具以寔奏寮吏驚服每行部延見吏屬治有狀或得于一言不由介紹皆被慰薦有鬻爵為石埭尉者屢請貴人書屬公薦公曰石埭不惟汙吾筆而同薦之士必以

會伍為耻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劾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十二公性冲澹寡言笑承上接下心界氣和不見愠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不可移奪平居察人材鄙不肖甚詳而減否不出諸口少孤事母六十年心意幾微輒逆得之菽水歡然雖五鼎之養不過也事寡嫂拊娉妹畜孤甥敬思甚備廉靖寡欲時問遺非親友之饋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貸不以久近戚疏必盡償乃已江東代歸某往候公以杜門高臥

為終焉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為世用何遽如斯也
公弟叔子勲名逮今照人耳目且云人生不如意事
十嘗七八在世諦中固然頃令錢塘忤中貴人幾陷
大罪比使江左石埭劫請卒不予又觸權要之怒吾
懼及屬不去何待非事高蹇者某太息久之曰非所
及也公晚喜讀莊列佛書晨暮不去手其視得喪寵
辱如此蓋所謂得其所以言者八男子曰仰右從事
政郎太平州司法叅軍曰份右脩職郎平江府司法
叅軍曰价將仕郎曰僚右迪功郎楚州鹽城縣尉曰

佐曰偉曰傑曰偕孫男女十八人男曰庭玉庭珪庭
秀庭揚庭詢庭玘庭操庭誨庭老女適柴餘尚幼公
初感風痺卒間自飭後事棺衾之屬顧謂諸子曰非
謂汝等不能辦也第喪恐死過厚不副吾平生簡儉
之素屬纊之際無一語謬亂某少兄一歲仕亦並時
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數陷危機竟書罪籍兄材大
而氣剛志得行道發明利器豈止一部使者而意有
所不適遂沒紱以歸高風絕塵可為世範書而刻之
豈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謇々孫公廊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祖武兮別吭一鳴
鴻鵠舉兮排雲直上天尺五兮酸鹹殊嗜若丹素兮
適越鬻鬣薦章甫兮畏途如漆不容步兮蒼茫無形
眩海賈兮滔山觸天豐萬鼓兮屹然中立獨砥柱兮
駕言歸與臥環堵兮瞻彼西山頽笏柱兮流行坎止
適其所兮脫冠不御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
家傳一經自鼻祖兮塾々說々豹隱霧兮旁營萬室
識公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
相之為同舍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々者
數百人手抄口誦連榻累笥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
之兄弟魁壘豪健有氣節強記洽聞不專事舉子業
間出東坡先生詩文為余讀之音節謹亮耳目醒然
如挽天河覆八溟一洗先儒箋注蟲魚之陋而一時
諸老先生往々竊笑其迂遇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
掌劇談縱酒突博歌呼竟日而後已真天下之奇男
子也後數年余与靖之同登進士第官遊四方不相

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靖之亦由平江後事代還相
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為樂靖之意象索然無復故
時俊壯邁往之氣而相之亦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
平江大都會而朱勔以婁人子為蛇豕侵暴一方奴
使將佐與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何哉已乃脫巾几
上怒髮竦立推床大叫又復悵然以悲自是湛浮里
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郡以避建炎
之亂秩滿徑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飲酒時有
感遇作為歌詩以自娛戲卒不究所施遂賡志以沒

沒于紹興十一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諸孤抵父友
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余嗚呼余與靖之游四十年見
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
西李氏諱端友_方今為常州進武縣人靖之其字也大
觀三年賜上舍賜出身注海州沐陽簿用舉者遷通
仕郎又以鹽最改宣教郎調平江府司士曹事抑鬱
不自得歲滿家居久之折資監沂州酒稅不赴遂致
仕建炎初近臣薦其材召赴行在除鴻臚寺丞不拜
紹興元年通判温州八年除知韶州尋請宮祠主管

台州崇道觀積官至左朝請大夫靖之學博而辯屬
文辭清麗有典則而長于詩樂善多愛尤喜誦他人
之工者得一言一句手錄藏之累數十編而探求猶
未已見其人則未始出一語稱善或問其故則曰吾
惡其近于諛也平生故人去為公卿不及門不通
餽問若不可以親疏者居官潔修自好願以所涖皆
丞佐不能獨有所為以自表見于世至于循道守官
則未嘗屈意變節于一人自謂賁育不能過也朱勛
用事負責驕橫士大夫獻諛諛併使令以濟其惡靖

之如避垢汙不忍開眼視之以故出仕常欲去而無
留心惜乎仕不逢時不得使其身一日立于朝廷之
上故文章不大傳于世行義不博聞于天下而獨為
士友所記可哀也已曾祖中立永州零陵縣令祖士
宗贈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余氏馬氏
皆封宜人生五子男曰長裔右迪功郎前監渾州南
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
務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男女二人
長裔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武進縣懷德南

鄉朱夏村之原上靖晚喜誦佛書不囿于因果名相
之說遇佳處則據榻卧讀之客曰奉佛當如是乎靖
之曰禍福竟何在通其意而已一日忽書卒酉四月
某獲麟于所居之壁終逾月遂屬疾不起嘻亦異矣
銘曰
猗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毀以腊鼠而棄秦柱
睨而起楚門撞而逝嗚呼已矣与瓦礫異

亡叔墓誌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過人
之材平居抵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
若未可吾意蓋欲奮其能以自表見當世而屢試于
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巡守蒐攬群策片言投
匭往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于一遇而單
遊孤立無黨友之助故卒以無所就以死悲夫將塋
諸孤走泣而圖所以詔後世者乃序而誌之孫氏望
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諱諷尚書職方員外郎君
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康登州文學
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穆以儒學起

家典兩州刺一跽卒官朝散郎曰穢曰穢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君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邃于易不守先儒傳注而以莊周列禦寇浮屠氏之言合于經者佐其說推原性命道德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神狀迎見立解超駑獨出一時老生宿儒歎譽以為不可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辯于說理辭義精確不為空言常一試太學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闔門僅千指冠昏喪祭衣食之具皆屬君歎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觀而治其家間

從里長者劇談縱誕以為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膽胸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言不諱或從旁竊聽他日記疏以為口寔君蓋忘之矣踈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千萬無所計意所不合一錢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宿戒至屬續無謬語寔紹興四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強氏生子十人男曰好謙好大好脩好遊好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紹興府會稽縣事余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判無為軍劉彭年右迪功郎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簿

席畸右從事即新監温州塩倉施增左迪功即新授
台州司法叅軍祝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葬于
縣之懷德南鄉鄭莊原上某君之從子也兒童時出
所為文詞見君喜而稱之先大夫命某師焉中間
官游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族子獨親且厚也某守
臨安觸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也一切世
間共一蟻垤况身履而親見之耶於是欣然悟笑遂
別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孰愚

祗繫其逢銘以著之閱此新宮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納
皇考佐三世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為一
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辭燁然踐魏科登膺仕多
為世顯人故相大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顯而名世
者也府君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束書游四方聞一善
士徒步千里從之常試一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
不得已于此而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

即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有女穎悟過人讀書通訓
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愛賢之為擇所從曰里
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寔
大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久之去為
汝州司法叅軍以最陞從事即調陳州節度推官又
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編佑局方待次以政和四
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九夫人婺居十年
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封晉安縣君再
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諧未仕四女子

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通判潭州
木輓從事郎常州晉陵縣丞宋瀚其壻也餘一人在
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年八月三日
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与令人之喪行次
常州卜地于州之南武進縣詠龜視日皆吉遂以其
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于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
政和中權貴人擅天下寵煽一時族黨姻婭相牽聯
徼恩幸以進朱輪華轂分據要津而慕羶逐臭相扳
而起者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壻也廉靖有

竒操不出州縣更五官不出州縣筦庫視窮通寵辱接
于其前而不置休戚于心頽然而已通直君積習銘教
力學問自立既壯益底厲以材能自奮于稠人中公卿
大夫皆論以為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榮祿而傳祉
于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孰擅茲器不配其有天不假齡
又將誰咎令龜告祥羽翬南首旁營萬家置此大阜
君其息焉以燕厥後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
孔子之聖而失之于宰我人心難知甚于知天聖人
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
可恃以為不變之法也西漢之世取士非一塗公卿
之貴或起于刀筆或擢于行伍或拔于芻牧或用于
夷虜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
而已故宣武得人之後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
為沸鼎當是時蒐卒乘治兵賦增濬城隍捕逐盜賊
如急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趨之狀紛然出于其間

往々迂濶可笑涂君子野精悍有膽畧遇事無劇易
唾手立就可與共功名而卒以他選進遂紕于世議
而不用以死為可恨也君諱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
氏撫州宜黃縣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為縣富
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迪功郎尉筠州高安
縣令懦緩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君應之無留
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將檄君詣州凡軍
興所須資糧扉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挾一馬率
所部先驅入壯其誠兩遇恩循右從事即秩滿紹興

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赴十一年
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即駒卜以四
月庚寅葬于縣之待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
國子監主簿王湛狀君官壽世次為書來請願有述
也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
賢士大夫不余籍鞿不遠數百里過余相勞勉于羈
寓留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
戶清深占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迎師教其子而寓
公羈客滿坐上擊鮮置醴談燕日以為常無厭怠之

色縣大夫時、詣舍次問所疑里中闖訟不得其平
君一言折衷人、滿意而去間呂吏有所屬則具衣
冠抱牘趨而至唯恐後所舍一大聚落百賈所栖凡
市井無賴屠沽狙儉兼并之豪唯、聽命不敢輒忤
目指氣使歛然響應殆古任俠劇孟季心之儔余寓
宜黃時目睹其如此方時多虞盜賊半天下區、之
言已窮于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亦卒無所就
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即駒也女嫁進士鄒宗臯
右從事即監衢州都稅務劉彭老餘二女在室余去
宜黃時駒始九歲穎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
沒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
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陽浮超然遠游颯逝莫留地載其魄拂龜端策
卜此玄宅龍江之涓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龍江之阻
琢石其處以識君墓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目錄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

贈少師万侯公墓誌銘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

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

王韓公墓誌銘

宋故太子少師丞公墓誌銘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六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
贈少師万俟公墓誌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薨檜天子慨然收威柄
為治道之首屏遠佞驛召故老于湖海數千里之
外于是右丞相万俟公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道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問賚甚寵越明
年三月公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叅知政事當是時

天子厲精更化一時丞輔諫爭侍從之臣皆上親擢
公被讒斥去國十五年上記其忠即日馳召既見條
五事以獻曰綱紀曰人財材曰財用曰軍政曰風俗
其畧以為推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
故相舊弼擯斥殆盡而讒佞欺負之徒造為險膚中
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踣以目貪夫暴吏接管無藝公
私埽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校
軍政墮壞士不知勞將帥養于富貴之樂一旦有
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襲常蹈故隨波

湛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義凜然皆世務之要不旬
月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縉紳相慶大賢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聖主倚注責
成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十七年三月辛卯薨于
位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飭中貴人挾太醫診
視親御翰墨諭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騎馳賜相
屬于道公頓首表謝曰臣不幸狗馬之病浸革自度
不能復任陛下致仕矣願上還印綬乞骸骨手詔慰
諭還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制甫

下而公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賜東園秘器龍腦水銀以殮賻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子孫十二人又授二子夷中致中直秘閣勅內侍副都知衛茂寔典護喪事賻恤加等勿拘令式諸孤擇日奉公之匱歸葬衡州又詔兩浙轉運使江南東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在官給葬費隱卒崇終恩禮哀榮可謂盛矣公諱高字元忠姓万侯氏有諱晉者与其子洛俱為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顯于後魏北齊之際其後有籍于開封不知其始所以從公寔開封武陽縣人曾祖琰

贈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敏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湜太中大夫致仕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侯氏吳國夫人公幼竒穎有大志讀書有文屬文自刻厲至忘晝夜寒暑而語出驚人太師異之曰吾有子矣政和二年試太舍學上舍中乙科調恩州司法叅軍未赴選授相州學教授代還授穎昌府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除太學錄建炎二年除樞密院編脩官遷尚書比部員外郎時兵交江淮間群盜竄出焚剽州縣無寧歲公不自克請宮祠便親

養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丁異國夫人憂，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獄。秩滿，造朝，除湖南路轉運判官。陛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興十二年也。公好善惡，出于天性，時方多故，武夫怙亂，亂驕蹇，不奉法，澧州名賊伍俊者殺其酋，歸詔授秀州兵馬鈐轄，遷延不赴，貪暴為閭里患。公語荆南帥曰：「俊不就官，交生肘腋，不可悔，已可辟置麾下。徐觀其所為，乃可制也。」帥曰：「諾。」表其事于朝，改授副總管。

俊喜而受命，未幾謀據城以叛，捕寘獄，遂除之。又言諸大將起于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富貴之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懼。劉光世建請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公言：「光世以五州為根，將乃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僭悖之逆。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公言：「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草之勞，但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夔路漕臣李垌奏劾知萬州馮時行跋

扈遂起詔獄捕繫數百人公言萬州一障塊然在荒
茅篁竹中僅比東南一大聚落耳時行以職事抗轉
運使誣以跋扈遽興大獄連逮士辜宜豈付外臺耳
目之寄又言柳韶泉晉四州官吏鬻獄受賕執殺平
民縱釋有罪當伏重誅以謝天下又言使相遇郊思
任子孫盍循舊典今邊虞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
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公在臺諫論
事如此于是上聽其言皆以為善而公由此大用矣
徽宗皇帝梓還詔公為永祐陵殯宮按行使竣事還

奏拜中大夫叅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上顧公曰
使事言旋復有此授以卿體國勉為朕行公對曰陛
下屬時艱難嗣承大統上皇陵廟之奉太母東朝之
之養聖心焦勞固非一日者獨斷屈已消兵以交
隣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誤
蒙識擢叨塵二府躬持書幣命萬里絕域寔預榮焉
行次京師奴隸輩有為人致書訪其子者虜使為言
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
之情不過候安否耳發書視之如公言次涿州又以

南官毆擔夫者告曰一行裝齎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公曰毆擔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調夫則止于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已使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屬公紹上公退而嘆曰丞相誅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日議政意象愠怒殺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退坐殿廡中批上旨輒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鈐帝尾進公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卻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談

而言章亦踵至罷為資政殿學士除郡公入辭自言曰臣無他長孤立一意事陛下而已天日在上忠邪自見庶幾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籍口而上眷公之意未衰也天意語從容問勞深厚且諭以賜環之命公曲謝至六七檜意公議已愈怒章復上奪職提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杜門屏處人莫見其面者七年己巳郊舍赦量移沅州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事會劇賊曹成擁衆數萬奄至城小而惡太師年九

十歲在焉太師曰沅人視吾為去就吾去則牽而潰矣堅臥不動公晨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具矢石聚芻糧閉壁以老其衆凡二十七日成食盡引去沅湘人曰生我者侯万公也及是公來老壯歡迎數十里不絕又將除地築室館公笑謝不願得官屋數楹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復知政事遂當國公忠信以事上不敢欺平恕以待下不為詭激行三任內外學官尊獎賢能士有片長寸善如在已汲然惟恐不聞于時四為監司郡太守有惠愛評刑議獄傳

經據古誼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黨援自結主知遂叅大政權臣擅朝朋奸罔上公獨持一心顛頓困窮憤然而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已聽公亦奮然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而天不假齡俄以病告百不一施賫恨而沒此有志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太息而至于流涕也公嘗提舉寔錄院皇太后還御宮寢纂次回鑿事寔成書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刊脩貢舉條法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九百戶食寔封一千九百戶享年七十五配

侯氏故承議郎廌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先公卒贈榮國夫人五男子曰夷中右承奉郎直秘閣曰致中右承事郎直秘閣曰居中曰有中曰粹中四女右脩職郎李誦右承事儒林郎吳銓其壻也二人在室孫男女九人男曰侃曰傳曰倬曰侶女尚幼公姿度夷曠胸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恂恂護其短而樂道無傳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至于處決大議志守端直果敢明達亦不苟止而安隨權門如市氣燄熏灼可鑠金石公如砥柱屹立于回波急

流中不可移奪蓋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十年起布衣至宰相進登廟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併矣而奉身清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書宛觀古聖賢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為脩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賤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公益務施貸所得俸賜分贍族黨任子思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二子四孫皆未仕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己酉葬葬公于某縣某鄉之原宣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寮矣公柩次毘陵亟具小舟馳弔已而二直閣請銘

其辭不敢又曰先公每得公文開讀三過稱嘆不去
手先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紉諸壙
中地下有知殆為慰焉某曰公負王佐之學出陪輿
運雖剛方難合屢以諛蹶而先甲之言簡在上心十
年後有符節之合道遠年徂竟以申狗君臣之恩有
始有卒可以褒勸後世故如古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蠟言梘兒堯舜之徒既適可願
盡反其故芻狗已陳棄不復顧孰如我公屹若岱嵩
巍々昂々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止時行

允蹈一德公丞御史督制庶尤耘之鉏之以殖善柔
公長諫垣三友之益造滕陳謨夜半前席炎涼百態
覆却萬方匪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愠易喜
匪戚匪欣令尹之仕蹇々一節不欺為忠踐艱履險
誼不營躬誰私黨讐言一日三褫曲突之驗憤而復起
帝曰歸哉柏車崇々如左右手以訖爾庸道遠年徂
命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訃聞震悼胡不愍遺
閔有加錫天子之思公則逝矣易名有謚追榮有誥
議行有誄又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詩閱于幽宮

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大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
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
韓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絕淮沂江鼓行而
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
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
節度使咸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
揚子之焦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糧治具器械進泊
金山下連艦相銜為圜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

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平旦
擁千舟譟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一
大鈎徧授諸軍之伉健強有力者比合戰分繫船為
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
江上銳為救熟視譟擾莫能進一步曾不踰時掩獲
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立城西
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千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
仰潮不應一日乘風南縱火十餘棧抗吾師破巨浪
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于是錄俘

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贖遣吾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繫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慄悍過絕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彊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間從人貰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党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

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錫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酋金甲朱旗其護兵意得甚公馳一旗騎刺殺之後訪知貴將騎駙馬郎君兀諤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淞湖別將王淵駐兵在焉公叩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矍然問曰汝謂誰答曰

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群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為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名捕于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

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知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彊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洵々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遇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此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于草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亟賜袍帶正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群臣

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舟幸維揚又負橐鞬以從建炎二年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臨安府明年春乘輿亦自維揚至傅正彥輒起異圖擁衆伏闕殺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為囊橐哀凶聚慝視君父無如也于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御營叅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陽由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推床大呼雪涕誓師共

除凶逆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俊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赤心軍伺擊於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兒敢爾耶一戰驅之直抵北關而傅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死臣臣誓不与之俱生請縛二凶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格正彥擒之吏士誰奮傳亦就縛卒檻二凶以獻如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

校少保武勝昭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山捷書至
除檢校少師改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
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犬羊震疊知國有人
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群盜尚猖蹶如故時范汝
為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橫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劉
忠者冠白纓笠自表最彊盛上面命公副叅知政事
孟公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
傳城而陣汝為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弥月不
下公周視城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之盡夷

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語其下
曰成等烏合無鬪志非汝為北比追之則併力玩之
則生姦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擇已後其徒
更相猜二倒戈相誅或畔散或伏降惟白纓笠者負
出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
一夕部勒諸軍分數道而進忠大窮馳小舟跳出有
頃徒中持忠首至湖道亦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
年也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未金人犯京師議
者皆謂彊胡不量彼已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

固城池之大愁，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間其
疑懼，壓以重兵而与之講，庶幾量德澶淵之盟，足以
為無何劫寨一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
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至潭湘東，暨吳粵，皆
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与校。惟公自負其能，獨与
虜确，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被鉄衣，數
重上下，山陂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
在建康，蒐東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射
之法，弭背蒐如古羽，飲林飛射，散越騎之儔，履鋒鏑

蹈水火無不一當百。于是胡馬牧淮，楚間公至，天長
之大，像与之遇，虜酋字董捷也，擁鉄騎奔突而前，背
蒐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堪其胸，下捎其馬
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剋敵弓斗力
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鉄馬一發，應弦而倒，虜
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甚
衆，又轉戰至高郵，卒擒捷也。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
自是胡人一舟敗，衄稍知沮畏。雖時，小入盜邊，無
渡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

節度使公生長兵間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挫於人臨機制勝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与之對壘屢戰破之嘗果勝遂北踰淮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前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兵赴利進攻淮陽虜酋撻里孛董者驍勇蓋衆獨出跳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欲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

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虜過當封英國公會虜王遣元顏烏陵孛董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詔以從使駟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徹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烏入侍帷帷極人臣之選閱數月思避時柄上解書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寔懷危溢之惧所冀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祠宮奉朝請日

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大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
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
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寫西湖山水之游解衣
藉草命酒獨酌興盡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
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
十三方公被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於道
疾益侵始用公請冊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
加等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

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
感發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
金山之戰首渠奔命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群盜四封
之內埽蕩無餘方是時也諸宿將徒屯江左公獨留
戍山陽孤壘塊然旁無蚍蜉蟻子之援蔽遮淮江屹
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公爲第一主上英武
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
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
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戡除大憝爲社稷之臣退釋兵

柄以功名富貴始終一品官為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
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
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孫書勲竹帛追配
前哲可謂賢也已曾祖則贈太師國公祖廣贈太師
國公考慶贈太師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今配魏
國夫人節氏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祿寺丞
兼權尚書屯田員外郎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彥
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閣彥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充
兩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右朝散郎通

判饒州曹霑左迪功郎充廣安軍務授馮用休左迪
功郎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萬脩左迪功郎
新授福州懷安縣主簿劉莒左迪功郎新授婺州東
陽縣尉胡南逢右承事郎充秘閣脩撰張子仁其壻
也二人奉道為黃冠孫男四人挺右宣彖郎直秘閣
杖右宣彖郎直秘閣格右承事郎栩右承奉郎公御
軍嚴而有恩紀律脩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蒸羹糗飯
與衆均士以故樂為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凜
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

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某孰是虜人_中皆
知其名既而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
路倚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
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錄之爲若干卷錦囊玉軸子孫
世守之爲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吏問疾臥內
公曰某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
退刃癥瘕尚存發衣視之舉髀皆是賴天之靈得全
首領卧家箒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彥直等以其年
十一月庚午舉公之柩合祔於平江府吳縣胥臺鄉

靈巖山秦國夫人之墓于是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
師咸安王中興名將蓋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銘
公卿大夫功德者爲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
不敢距今七年韓氏書謂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
除罪籍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誌其大者而系以
銘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悍羊之首墳犬爲妖萬騎控弦
鼓行而至諸將按兵拱手坐視暨韓公山西之雄
赤心許國誼不營躬臯隸誰伏闕稱亂奮挺一呼

奉頭鼠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市封爲鯨鯢
胡馬飲江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犬羊膽落
江水爲丹電掃霆驅威懾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
長城隱然彊寇氣死釋兵十萬歸居廟堂玉帶金魚
異姓之王麒麟圖像中興第一魏、堂、莫與公匹
國恩粗報弼兵歸休奉身而退以老菟裘大雅君子
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檐夫爭道嗚呼逝矣生雖有終
與宋亡極惟公之功閭闔之西靈山之麓有墳巋然
過者必肅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故太子少師巫公諱必字子固建康府句容縣人也
曾祖遜不仕祖褶故太子少保父峻故太子少傅公
有五子伋最幼紹中被遇今天子擢諫官御史言治
道中上意遂躋法沒本兵柄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始用故事褒曾祖禰爲東宮師傅而句容之巫
氏始大公氣負沉毅有大度以博學善屬文知名里
中崇寧初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曰有試公與諸生角
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與抗衡者每至歲升輒不偶

久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進少年公嘆曰
吾老矣尚裹飯待旦決得失於一夫之耳^目耶盡熱棄
所治舉子業益讀書考古今治亂人賢不肖與事之
當否得失著焉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富
爲戚疏厚薄亦未嘗降志折節以屈于一人曉嗜酒
客至隨有無治具盡醉乃已群從之豪挾長負氣數
使酒侵公一語不讐引論自罰拱手危坐使之意
消往_三愧謝而去喜蓄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多所
全活見貧窶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下

去不以告里人聞人氏請公數千緡爲子母相權之
法不問出入會朝廷更錢幣改當十爲五已復爲三
聞人盡易大錢貯帑中以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遂
羽化耶衆怒爲公不平公置不校惟晨夜課諸子於
學而樞密公方東髮受書頽異秀出落筆有驚人語
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爲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
闔府諸生徃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歲在稠人中
見而異之問而爲公之子也以自命公曰公老於場
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謂夫人

曰吾愛彼甚他日必亢吾宗今蔡公亦云通儒大人
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錮百貨之利
于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挺起而鬪者公捐數
百萬若棄涕泫然橫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
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爲之變色惟是植德藝善躬行
仁象以爲子孫無窮之賴於是樞密公起家爲名進
士徧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寮典司密命赫奕顯
融爲宋巨室天子原大推功追贈三世以公爲宮師
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

猶能記公事行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曉學佛誦
其書而有得于死生之說病且革願謂家人曰吾行
在日中時已而日亭午晏然而逝寔宣和二年七月
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於縣之望仙
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於朝建佛刹以荐
其福詔賜明慶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慎慈祥相
其夫教諸子遇內人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年當
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壽七十二贈晉安郡夫
人諸孤以月是己酉合祔于少師之墓五子者長曰

儼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僎曰僅皆以文行為鄉縣所推季即樞密公也三女皆嫁名族為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允以太學生連荐至禮部今為右宣教郎淮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種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當有為三公者歐陽文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為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劔拔十尋干霄蔽日者非一日之故也今公道積於厥躬責報於天如符節

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名位通顯為世稱首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貪夫徇利兮日孳，而蠅營登龍斷以左右望兮曾一瞬之少停哀大氓之溺貨兮牛腹尸而不盈繫連人之遠抱兮種德以厚其羸棄千金而不顧兮奚墜甄之足驚室四壁其無有兮獨家傳於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有五兒之寧馨貯九畹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挺一幹之昂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束之器兮抗承露之金莖署通德而為門兮陋區，之

滿籛紉茲銘於幽窆兮尚有老成人之典刑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以力田爲生業宋興二葉有
十公者積德累善爲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輦一巨
碣寘庭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興有以祿仕起家凡
吾宗者著吾生平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志也閱三
世有孫右朝奉大夫諱廷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徽
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爲第二除太學
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

爲方伯周氏浸大矣於侍大夫之命奉徵余文記十
公所遺石表之墓道余嘆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二
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二
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又屬銘其葬公字彥正信州弋
陽縣人曾祖文坦即十公也祖備考知雄韶州樂昌
縣主簿周氏自十公命儒教子今六世皆以通經學
古爲事公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會樂昌以喪歸伯
兄早世方治塋送一弟又遇疾死頽影孑然家事亦
茲出一門賓祭衣服之奉正事之輸外姻屬人之問

皆自公出而讀書著文猶不輟待制生十數歲屬文
辭語出驚人公喜曰吾有子矣遂不復治奉子業久
之待制策高第至大官天子疏恩命公承事即凡十
封為右朝奉大夫致仕待制為郎時以所遷一官奏
換公五品服太母慶寿恩又賜服金紫余嘗讀仁宗
寔錄景祐初知樞密院李公諮臨江新喻人其父文
捷以諂貴拜十一官于家終尚書刑部郎中書之國
史皆為天下父子希濶之榮今公亦以子貴拜十官
為烈大夫与李氏相望百年間異日史官又將著之

典冊以詔無窮嗚呼盛矣哉公心平行高言笑不妄
接遇長少戚疏常欲處之于無過之地間讀前人家
訓可為後法者大字傳寫揭之曰此亦書紳之意閱
邸報見士大夫觸法抵罪則喟然動容為之嘆惜兄
之子出分里中兼并之豪以倍直質其田為必得之
計公曰吾母應氏青氈故物也不可勒一費按親鄰
條令馳告縣償其直而贖歸之為錢八十七萬云喜
施貸凡有丐請無但已者事佛甚謹讀其書三復曰
一切世諦空幻之非寔信如所云也故一鄉之評謂

公行事多類十公者公清淨寡慾老益精明待制守
眉山始命聞曰親年八十一豈堪乘劍門蜀棧之險
即日上書丐免公曰汝不聞王尊叱馭耶吾雖老尚
堪一行與汝共載而往歲餘移鎮夔子道途所過二
川三峽山之阻一泉之涯靡不游而巫山祠三游洞
在高巖窮絕處蹬道艱滑車馬不能至公拄一策褰
衣而上雖少壯者莫能追也待制請使郡守貴池徙
番陽去鄉州數百里公安車過家從常所往來命庖
酒道曰故以爲笑樂名書朝籍佩服三品無朝衙夕

坐官簿之拘而日享三牲五鼎二千石之奉待制除
江西太師候吏來迎牙兵千餘人旗纛鼓吹帕首鞞
鞞充滿門巷公雖卧疾猶令治酒食勞餉又發廩粟
周其乏財三日公易箒矣將吏奔走給喪事如在官
府大歛已羅拜庭下辭去里父老聚觀太息以謂五
福兼備始卒哀榮如公未曾有也元配吳氏忠州文
學季文之女今配劉氏亦前卒並贈宜人三男子長
即執羔也左朝散大夫克敷文閣待制知洪州江南
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兼營田使次綏先公

十年卒次執誼一女適進士余億年皆吳出也孫男
七人閭閻閻閻閻閻閻閻右宣教郎監在行樞貨務
都茶場閻右從事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關
右承奉郎孫女七人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
偉節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張曼容通仕郎李友
邦進士宣良翰方如晦符翹程繪其壻也曾孫男女
九人執羔等卜以隆興元年正月己酉奉公之柩塋
於前田原十公之次公所自卜也于是待制公以書
來告曰周氏世有陰德至吾先君不大顯于其躬而

以燕厥後予小子被遇四朝持橐備甘泉侍臣之列
人徒見周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累之所自其可無
銘曰

種木十圍蔽芾其陰老榦生菌孫枝出林周氏種德
為山九仞封之殖之百年而信赫、大夫祿順裏方
續聞成宗纂紹有光燕壺發祥克生賢子名駒墮田
一日千里公有爵位坐閱九遷紫綬金章拜後拜前
綵衣奉輿朱輪華轂壽八十九考終五福子孫受祉
慶遠彌長如川方至河公望洋前地之原卜此玄宅

公孤追榮嗣有褒冊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丑會稽周府君以疾卒將塋而余之婿右朝奉郎李濱老方沒事在越諸孤狀君行治屬濱老以書來告曰周君會稽嵎縣人沉毅有智畧為縣毫豪長者未嘗詩讀書而劇談世事斟酌有否皆中理未嘗習律令而檢身律物處白是非皆應法齊家如官府事無鉅細畢入於規矩居鄉里人以緩急扣門不以在亡為解以故王公貴人州刺史

縣大夫皆喜与之游而浮沉里閭卒不為世用以死其_子汝能者以文藝有聲場屋間不遠千里欲請公文誌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語為銘君諱侁字正父曾大父惟大夫_父過父瑜世以力田殖其家至君而滋大叅知政事沈与求奏授承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除治舍館捐重幣迎賓師市書數千卷朝吟夜誦陶濡醇懿文采粲然一日明試于有司子姪三人連名並中而汝能為舉首汝士遂登進士第居亡幾汝能

者再試禮部又中乙科於是會稽周氏爲東周望族
歲饑群惡相煽而起晝行剽夜依山柵險隘以自固
君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相頹未發不先事折其萌
則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橐金發廩粟招募得數
百人部勒以軍法鉦鼓之聲震山谷群偷齷焉已而
將吏移兵捕誅君曰鼠盜狗盜爲飢所驅耳迫之將
致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壘傳一檄召之可無戰
而降也從之而其率^渠盡出方議班旋有利其貨者曰
餘黨未除盍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玉

石俱焚矣於是不戮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除
安撫司准備差遣辭不就縣瀨雨暴漲水冒田泡民
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楫糗精往餉之收載以
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詣府白衣白
浲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爲流丐錢竟不可得守
令且負殿奈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
至者輸之君資慨慷尤知取予歲惡大家閉糴邀善
賈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錢者水潦之後不能償
折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棺槨以歛死而無以

河慶君三集
葬者又連數十舟跨兩谿間為梁以利涉者以故屬
續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弔哭咸盡哀而里巷小
民皆出涕享年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踈財
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塲廟宗像設費以萬計夫人
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荐君辭乃奏請冠帔
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盡有
父風次汝弼蚤卒次即汝能佐迪功即明州鄞縣主
簿次汝礪二女適進士盛示右迪功即徐汝夔孫男
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

迪功即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加善餘尚幼其孤以明
年十月某甲子葬君於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舉房
夫人以附諸孤侍兩殯執喪盡禮俄產三芝于寢中
色黃而澤按瑞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為純孝之感銘
曰
剡之水可舟載德奕世兮與之交流剡之山可圓種
德百年兮與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丘雖死不忘
兮故曰壽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臨川以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啟迪後覺為大宗師天下之俗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然日入於道德矣紹興初余以臨安尹觸罪徙表嶺奏臨行道訪公之遺則墓木拱矣而流風遺韻猶存乎弦歌之音舞雩之詠彬彬如齊魯焉當其時郡人鄒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詞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安進止可識未嘗佚游燕嬉以棄一日蓋先君之澤也比余蒙恩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余而學

益博行益高文益竒雄深辯麗疊然萬言終不肯出一伎投衆人之耳目以阿俗世之所好嘗隨計一試禮部率齟齬不合而驚然不屑直意慕古作者于千百歲之上惜乎未見其止而遇疾以沒年四十二寔紹興十六年某月某甲子也於是次魏之友黃允元狀君行事世次來請曰次魏著書探道師慕賢達固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天不假年不究于施設不博見于天下竟賡恨以歿身後之名猶存有待而傳也公宜銘遂叙而銘之次魏諱宗謨姓鄒氏次魏其

字也曾大父齊宣義即大父餘建中靖國間歷三院
為侍御史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職其
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為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
罪貶死父陶字志新名臣子潔脩介特有奇操里中
伏其高次魏某氏娶某官某之女生四男子也升卿
子卿春卿夏卿二女適甘以寧趙良史皆善士孫男
一人以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塋於宜黃縣吳城之
原初次魏之亡也志新哭之過時而悲余移書勉之
曰死生壽夭天也公其如天何余聞人衆者勝天

定亦能勝人鄒氏以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藝善閱
三世矣第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幼子纔七八歲誦
書曰予言出語不凡一時嘆譽號奇童噫嘻次魏為
不亡矣銘曰

矯、鄒公著節御史蓄厚不流鍾山奇偉追駭群聖
馳騁百氏有德有言宜壽而貴誰主誰謀半塗而稅
有生必死萬物一致炊未及熟俯仰一古維是不朽
遺書論筭渥注奇種墮地千里以為不信歸視其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目錄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
公墓誌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三十七

公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

公墓誌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山亭侯澄為鼻祖距今千餘年諸戎
亂華大盜移國名臣巨屋捐墳墓棄印綬老死巖谷
何可勝數而後世之興往不知其族之所自出惟
義興之蔣祖孫相望名迹班班然以官學世其家為
聞姓奕世顯融以至宋興尚占數義興譜山亭之昭

穆為三十一世祖今常州宜興縣山亭鄉是也咸平
中有諱堂者以進士起家事仁宗皇帝為吏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奇又以文
學政事稱天下繇開封尹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
顯三朝而蔣氏子孫有名籍於朝者比之出焉公諱
璨字宣卿曾祖九皋贈太傅祖滂江寧縣主簿贈太
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直州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
氏所生母令人李氏公生十三歲而孤鞠於世父魏
公誦習群書操筆為章句已卓越不凡魏公喜而

賦詩曰渥注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蓋
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
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鹽倉升通仕郎開封府酸
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木場
轉宣教郎編脩道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除都
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遷右朝散
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廩食不繼一日聚而
謀于轉運使之庭排門闥擊胥吏出不遜語公聞變
馳往麾其衆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

之臨川歲荐饑群盜白晝入市人惶擾不知所為
會公謂客與之遇盡執以歸戮其魁以徇戍兵由上
饒路趨撫志所過侵暴公為治次舍具糧糗嚴兵憚
之既至歛兵以入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不犯上書
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
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寔醴商舟楫之
聚有杜興帥所領屯淮上遇敵奔海陵謀欲襲通據
城以待招納之命官吏驚怖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
中之箴故味于一來飭吏卒持酒截逆之而盡驅醴

商出境興至周視四顧悵然失望留一夕遂行事聞
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秘閣淮南東路轉
運判官又直徽猷閣陞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
淮海大都會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獨有孤城塊然
在草莽之中于是增濬城隍建置府寺召募吏卒安
集流亡關市招商賈治廢田開阡陌而江之南湖之
北有操橐耜携婦子而至者除兩浙轉運副使公嘆
曰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業為恨累轉
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浩穰典治京

師世家大族恃恩驕橫公稍以法繩之改兩浙轉運副使俄徙西江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人罷市出迎環立道左啓問使君無恙公褰帷勞遣賦詩紀其事今剡石存焉豫章守帥調軍食出助教補牒率民錢期至不如令律一境騷然公移書喻止之貸漕錢以紓其乏所遇屬州暴骨朽齒狼藉道路公視而太息曰朝廷有掩骼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釋流分授錢米每斂數百軀則穿一大坎瘞之用富韓公故事號叢塚云移淮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

月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豐儉為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宮祠十二年乃即山亭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間遇勝日稅杖葛屨漫常所往來者飲酒賦詩自肆於林壑之間魏公耆儒宿學所為文章精深典麗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于群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於詩清醇雅奧韻比字屬皆中律呂凡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于心皆於詩見之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蓄東坡詩文

自幼壯速老連榻累筭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
景坡云余南遷過踈山見公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
僧壁詩律句法良是趙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
數書詩不能辨也權貴人死詔起公為淮南轉運副使
明年召歸擢戶部侍郎除集賢殿脩撰知平江府進
敷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公在淮南奏言二淮荐經
兵火公私埽地除小州尤為窮陋獨有上供錢尚著
版籍中戶部移文督索無虛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
錢徒費紙扎耳有詔蠲之又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

田設有侵冒變斥鹵為田桑奚不可而無賴告訐官
吏呼無寧居者令丞職在勸耕寔擾之也以故良田上
腴蕪沒為汙萊為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
年使肆耕其中人歆豔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
按所占田簿徭薄賦積穀寔還為公私百世之利不
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人豪商富賈舟車之會號
難治公禁戢奸偷鉅刈強梗植善柔拊貧弱獄市為
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區茨以茅竹歲一更之用
財与力皆出于民公請於上出內帑金佐其費冗徒

賦工掄巨材陶瓦覆之堅壯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
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諸將掠人為兵補軍
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強壯少年束縛
鉗桔之惡少利其貨通為囊橐囚閉柵中無脫者公
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穴捕寘諸法遂絕水潦大饑詔
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萬石計道里遠近視男子婦
人老幼強弱分日異處各有法無餓者已而屬縣長
洲鬻獄公與諸司皆坐貶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玉
隆觀明年復右大中大夫上用公之意未哀也而公

病矣以二十九年四月己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
三朝出使入侍四十餘年所莅皆有迹守平江時已過
七十日閱訟牒百餘紙延見官屬綜理庶務接對賓
客餞送迎來雖精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疏奏
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溫之問
一不以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句
畀歌者持杯勸侑巧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
府治有唐刺史常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遺像號三賢
廢於兵火久矣公即故地繕治祠堂繪三賢像自書

榜揭之以示邦人尊賢尚德之意公沒祖太尉公堂
與從父大夫公之翰嘗典此州至是公以西清法從
踵其後衣冠之盛縉紳嘆慕以為口實公善書得古
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怪奇偉麗獨步一
時凡今仙宮佛廬窮堂奧殿層臺崇榭得公書榜
以為壯觀至今尺牘人皆寶藏之公除戶部時奏事
殿中上顧見所進疏劄小字楷法筆勢遒健不類老
者嘉歎久之有詩文三十卷藏于家享年七十五娶
同郡李氏承事郎疇之女贈令人一男子志祖右文
林郎監潭州南嶽廟一女適左從事郎李處全監鎮
江府戶部大軍倉門孫男五人蘧藺並登仕郎蓋蕭
范該公遺恩而未命孫女適進士張操一尚幼公平
生無嗜好冲澹簡遠有晉人之風家無十之產聲
伎之奉終日據一几游戲翰墨至忘寢食讀書著文
之暇則寫佛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少
長恂恂然自州縣小官貴為公卿人不見其小異常
治齋室為便坐榜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
民如家人待寮吏如賓友不立崖壑以自矜大至抵

冒憲禁未嘗有所私貸亦不自為輕重以故人畏而
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皆貶秩一等是歲當郊
通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舊晉遂兩已遇
恩當任志祖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嘗仕籍改奏登
仕即蔣氏諸老喟曰真吾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永
豐鄉碧雲寺顧見一地岡阜深秀曰此佳城也卜之
吉乃自營塚墓手種松栢環之從旁築屋十數楹舍
守塚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沒志祖以三十年三月
某甲子奉公柩以葬舉孝氏令人以附銘曰

蔣侯開號自山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
維桑敬止千載相忘不去其里于赫太尉發迹幼仕
歷宋二葉持橐入侍魏公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
噌吰卓犖繫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書不俟憤悱
落筆千言四坐驚靡于時魏公熟視而喜而賦詩
吾道東矣一幹昂霄可供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
發粟賑飢如哺其子按節十城曰古庸使布宣上恩
澤及枯皆閣省之華殿廬之秘父祖百年三貴並峙
公材經綸猶未盡試天下不勅遺俛仰一世君山之

陽碧雲之址曰此佳城山蟠水委公可自卜順以卒
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晉陵張氏有贈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學
以父兄為師共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學問淵源議論
根極文章關鍵筆墨畦逕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
癸未至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擢名第當是
時太傅與越國夫人尚無恙歲時臘翁媪坐堂上諸
子環侍袍笏盈前進卮酒為壽州刺史榮之取馮瀛

王所賦常山竇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間

曰椿桂坊其後四人者曰宰卒官左奉議即曰宿左

中大夫歷秘書少監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曰宇四

入尚書為郎典大州判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

仕曰守建炎紹興間被遇今天子繇簽樞叅大政

終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于是張氏一門

為江左衣冠之冠惟直閣公字泰安居四人中獨壽

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癸卯感疾終于椿

桂私第之正寢將葬公季弟右朝奉郎寔狀公世次

爵里始卒為書屬余銘余與公同生于辛酉嘗為國
學同舍又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授閑歸宿田里公亦
倦游而歸聚散離合五十年間相得歡然如一日而
公奄忽下世且有銘以舒余哀乃次其語為誌而繫
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肥人公七世祖訓仕吳為太
傅與楊行密俱起淮南流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
太傅有賜田在常子孫多徙家焉故今為晉陵人至
宋興張氏比之以儒學顯而二御最貴第築兩相望
屹然里中人號東西鄉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

崛起諸生或踐臺省或登侍從或持國柄為丞輔為
奕蟬聯尊寵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
人而張氏益大曾祖處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
祖杲故郊社齋郎贈少傅考即贈太傅公也大觀初
公以太學內舍生試上舍中其科三年解褐為貞州
司理叅軍代還以最升從政即開封府陳留縣丞未
赴丁太傅公憂除調信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
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三舍法復科舉舊制例
罷為楚州淮陰縣丞宣和七年用舉者十人改宣教

即又遭母越國夫人王氏之喪免喪授福建路茶事
司幹辦公事俄改本路提刑司又改充檢法已而復
還本司幹辦公事轉左奉議即紹興二年秩滿再任
時閩盜范汝為據建州叛詔遣叅知政事孟公庾為
宣撫使督諸將捕誅辟公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
撫使司幹辦公事建盜平第功進左承議即三年轉
左朝奉即大資公帥福就差福建路安撫使司書寫
機宜文字四年除將作監丞五年轉左朝散即遷駕
部員外郎大資公復知政事公請避出守撫州不拜

除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歲課增羨法應遷公曰
此吾職也不敢干賞七年遇明堂恩賜五品服召為
司勳員外郎俄改祠部再遷吏部郎中歲餘請補外
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移知湖州是歲紹興十
四年也公屬時艱難久任州縣民之休戚事之利害
常欲有所興除而以非職不得行其意其在駕部一
日請對奏言朝廷降本錢和糴而貪吏倚法乾沒為
姦有戶輸粟數百斛而不得一錢之直者是借寇
兵繼之使為盜也又言比歲縣令所至貪暴人不堪

命祖宗之法官吏抵贖罪併坐舉者今令法明其宜
詔有司中嚴監司郡守繆舉之罰以戢貪贖又言國
家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一旦遇敵奔散為
盜靖康覆轍可以為監今宜復武舉以蒐選將帥馭
衆之材設勇爵以招募奇材劍客驍勇絕論之士其
領閩漕以使事入見又言天事萬壽寺改報恩廣孝
為徽宗皇帝謚號宜詔禮官改避今更光孝云又言
吏部官冗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更杜
倖僥清流品課功罪考殿最在上與執政者而為非

三銓之所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最近民百里之
內訟牒數百日至前執筆熟視不能下則入吏手矣
可詔吏部應縣令先注曾任丞簿者人材能否雖有
定分彼嘗佐縣校之懵然不知事者則有間矣上每
嘉納其在吳興治道清淨不事散華整齊大體濶畧
細故不治苞苴奉貴權不飭厨傳稱使客奉法循理
期於不擾至今以愛利為人所思久之謂家人曰仕
至二千石亦可以已乎上書請宮祠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築一堂于舍西偏榜曰宜休以見吾志至是又

三請宮祠四轉至左朝請大夫皆以年勞告老二十
七年守本官致仕公大度長者慈恕樂易不立崖塹
與人交初持一心不以貴賤少長偏。然恐不得當
其意雖奴隸亦不以辭氣加焉胸中甄別人品如涇
渭而臧否不出諸口出入中外數十年適去僮來寵
辱得喪所閱久矣而不見怒喜非意之干猝然加之
如虛舟之觸未嘗輒色蓋其氣博積厚不可澄撓雖
古佛之徒分燈遣魔立雪求道莫能過也文章溫麗
古雅如其為人不務琢雕為奇以眩世俗耳目而奏
議之文叙事詳寔皆世務之要故多見施行嘗曰吾
未嘗與人爭而立於爭地不去惧有後悔故在朝則
請外治郡則丐閑凡更二十官而無絲髮過差挂吏
議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呂
氏皆賢行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寔。自立遂豐
其家公歸矣宜人選飭妾御調護食飲所以娛侍公
者惟其意之適賓至即宜休治具擊鮮置醴吹竹彈
絲酣醉歌呼竟日而罷里長老稱讚太息以謂宜人
賓敬其夫當著之史為世範公喜振人之急有孤女

未嫁死而無以葬歛者宜入先意捐金幣賙之無秋
毫計惜以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壽六十七
明年三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後暑原上甫
及祥祭公亦逝矣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公之柩合祔
於宜人之墓：距太傅公里所公所自營也置屋十
數楹以舍守塚者號休菴蒔松柏疏池溝治墻垣
植藩援不侈不陋裁處其當公夫婦歲一舟過策杖
按行瞻顧徘徊退而命酒相對薄暮而返率以為常
木已拱矣公於是怠焉公沒後諸孤類以公平生所

著詩文奏議歌詞三十卷藏於家生五男子大成右
從政即新監淮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友成右迪功
即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兼本鎮烟火公事士成右
迪功即新嚴州桐陵縣主簿求成右從事即新監臨
安府排岸脩兼舡塲公事時成該公致仕恩而未命
一女適右宣教即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可封孫男
女十人男掀擴掖拚擬女尚幼公奉六子第四子自
者出繼公通判兄寅為主後今任右從事即新監
婺州都稅院云銘曰

在昔張氏相韓五世留侯挺生羸秦之季蹶楚安劉
傳王相帝孝宣中興富平代起七葉蟬聯曠不絕史
嘉正仕唐祖孫父子號三相家鳴珂之里歷宋二百益
大而昌東西二卿門戟煌之繫公伯仲高辭擅場射
策君門一發如望番之二老既壽而康行扶坐侍手
笏腰章扶踈繞屋椿老桂芳一時盛事門表巍昂有
如我公白眉之良盛德容貌如珪如璋內閣耆儒中
臺望即意有不適去如宿桑歸佚吾老宜休之堂有
酒有澗客至舉觴倒冠落佩以醉為鄉師心而行与
暑之原公豈其歲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

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
二月六日感疾終於四明私第之正寢將葬公之子右宣
教郎大雅以太學博士史浩狀公世系爵里卒葬年
月日授余請銘余曰顯謨公行治勞烈稱天下今予
釋其殯犯大暑絕重江走千里屬于不腆之辭以圖
永久豈敢以既老為解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溫字汝

直明州鄞縣人曾祖順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助教
以春秋之學知名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父書
有散場屋間會朝廷更舍法改授他經政和二年以
太學上舍中乙科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就除雄
州學教授秩滿調衢州西安縣尉宣和三年改承
奉郎知越餘姚縣監河南草場五轉至朝奉郎鄆王
肅王景王府贊讀上即位恩遷朝散郎提舉江南西
路茶鹽公事除屯田員外俄改倉部紹興元年又改
吏部再選朝奉大夫一年知衢州時有諫議大夫被

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
之禮不敢過也既有緒言謂公薄已公曰諫大夫辭
受天下所瞻而子教以我為簡乎歲餘嚴睦盜起公
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
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辛炳道
三衢得公寃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
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衢治狀者
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六年召歸太府為少卿權知臨
安府遷左朝散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

使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為貴權人下出守三衢至是復用是事坐嘗抗已罷公為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宗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終權貴人之世不用遂老於家公器資精悍居官任事以智為樂興功利飭蠱壞所蒞皆有迹雄地被邊俗武悍異時官師鄙夷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鴟音尚可革况吾人乎日課月試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民彬々稍見焉餘姚大邑賦役不均為民患公一不以屬吏召諸豪入縣庭下案版籍差次甲乙推選一人之應

令者曰甲歲滿乙代甲如律令乙捧檄而出無言異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訴徭役者無虛日餘姚獨無有何故公曰不使一吏預其間縣無訟矣縣瀕海旧有堤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圯壞民之墊於海者呻吟相屬也衆公舉力復之堤成而七鄉並海之田桑麻杭稌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號燭溪疏通二斗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灌東西五鄉田數百頃歲旱東鄉厭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率嘗不應請改築如東斗門以溉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公一日

行縣至其處曰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得予為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相望五鄉之田一等受水而訟息乃即治所為樓于門上歛勅書藏其中高明碩大為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于大門外凡詔令當頒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就榜曰承宣云吏部案牒南渡之後水火焚漂埽地盡矣一時予奪吏操其柄貧無資者皆不得調公至群訴於庭公延之坐聽其說應文書有一驗者悉令補授皆無為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而庭無留事吏不能得人一錢有

飛語聞公詣都堂抗言辨數不為誣用事者益不悅公請郡得衢久之銓法復壞會用事者去國再除吏部選入改授京秩而舉將有他故報罷去留落蹭蹬或至窮老公始建請薦負溢格者本部以収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公每得一二錄紀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坐累或物故而不陞改者公出囊中所儲使自擇圖之至今多所成就公在三衢有婦人訟其子公械送獄徐召其母以微言感之而察其情母悔謝請貸翌日慮囚公曰汝母訴汝

當抵罪又欲賞汝破械縱遣高母子如初有姑暱婢
讒而虐其婦、求去而姑誆、喧訴不已公曰汝為
人姑信讒而出其婦、去則汝子棄妻汝孫失母奚
為自破其家也笞其婢逐之戒婦曰害汝者去矣善
事其姑、亦感悔跪謝而出邦人聞之太息曰使君
真古循吏曰祁王至自蜀吏入白親王詣州、將當
避正堂須其至公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
大賓客之儀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謁退而語人曰
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復有帝姬
舍郡邸群奴怙貴劫請州縣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公
曰是六一祈祁王也不為動已而皆敗如公言會稽
渡錢塘舟人冒利褊載而行半渡弭楫邀取錢物而
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一恙公曰
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捕繫獄論殺之更造大
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
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
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補直之費
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浙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

外沙兩閘紉東南之舟而龍山之閘廢久矣大駕駐
錢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柁交錯其中十倍
於旧一遇啓閘奮棹爭前進有擊鬪傷敗之憂退虞
潮波覆溺之害公于是鳩工徒疏龍山河脩復旧閘
啓閉出納如外沙之制一時舟楫皆便之湖人喜私
釀暴吏乘之發卒圍捕囊空甌倒不遺一簣公至
下令而予之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泐從事人感公
誠皆從業無犯者吳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潦水而
並溝之居歲久填淤或置屋其上遇甚雨則水及半

扉公按尋遺迹撤屋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
通練財計屬時多故征暴歛急征人不堪命公宰一縣
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毫取于民按視經數設為科
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為圖揭之坐右杜並緣乾
沒之姦羅不息無名之費貲聚沛然上下贍足嘗因
奏事論天下之財所以開歛散之術上善其言命公
條具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即陛下法也但當擇
吏推行尔故人為太府司農出為轉運使皆號稱職
公之材見於世用盖如此而屢困於諛忌不得大位

以佐天子故止于効一官任一職無大勲名為可惜也二十七年尚書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職直顯謨閣佩服三品爵文縣安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既葬有双芝產墓上冢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炎初上錄潛藩之旧擢吏部郎亦公持節使江右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于兵火剗殘之中如禮而辦護喪下汴絕淮沂江僅次毗陵而嘉禾叛兵奄至公倉皇負柩舍一佛寺僧驚逃去矣公置一榻卧喪側群盜過門睥睨不入亂定登舟而大盜據錢塘乃枉道趨華亭僦船舟為航海之計黎民欲解而逆風大浪不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徵祥已見盍權厝而行公具冠笏焚香大言曰某弟思齊遇疾而沒自南京持旅襯歸葬間關盜賊跋涉水陸數千里而後得至此舟人以驚觸神祇為辭將使凶弟遺骨棄之异縣永無還理鬼神有知監余手足急難之故加惠存沒賜以便風歸柩先壻香火未收風雨浪息舟師以手加額挂席而東日亭午已次會稽之媼娥埭矣既還治

葬送柩孤嫠擇士嫁遣二女又奏乞隨龍恩任其壻
一子未勝衣而天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爲主後今爲
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營一堂號友恭與吏
部相戒爲早退間居對床聽雨之約堂成而吏部逝
矣公因之不改飭諸子曰汝等識之行吾志公配恭
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于正奉之次既得卜又沒旁
築一塋遷柩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沒於地
下奚羨有生之樂諸孤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舉公之
匱合祔于縣之桃源鄉西嶼王恭人之墓三男長即

大雅也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大猷左宣教郎知平江
府崑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女適右朝請郎樓璩左
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膏右從事郎向子遇右迪功
郎洪箴餘未行孫男六人行中右迪功郎通州海門
縣主簿積中得中端中稽中敏中孫女三人長許嫁
進士姜域餘尚幼曾孫男挾公慷慨特達勇於爲義
視人急難如在己太學同舍生將論升而抵規罰公
嘆曰選補之汰躋攀分寸如曳九牛一跌則墜重淵
不復出矣請代君任此咎時叅知政事王絢爲學官

聞而羨之事遂已。而同舍生以上舍賜第後爲顯
人四民^明士俗喜事而樂施一時寓公寄客困乏不能
自存死而無以歛葬者公爲首倡士大夫應之翕然
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爲歸紹興初余^被謫斥徙象郡州
次三衢頃郊寺治遵陸之裝公間遣別乘移具存省
而果茗藥餌清醴之餉無虛日蓋過旬而後去有旨
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視
某官書有無爲殿最于是五人者在道途代負荷備
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呼余

方抵重譴旅游萬里日懷內溝下石之虞公亦以抗
直忤宰相出守已又觸諫夫大之怒而獨于放臣遂
客哀窮悼屈矜護纖悉尚蒙賜於數百里之外距今
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爲書少紓懷惠不報之責
而老去廢學辭不逮心懼不克稱銘曰

士生于時有遇不遇僞鳳楚悅真龍紫悞踊貴履賤
惟時之遭董咏狝苓而伯其曹眩于割見越犬吠雪
敗於既厭吳牛喘月矯汪公絕類離倫名滿四海
行配古人獨立介然不茹不吐衆醉獨醒人棄我取

高明之家萬首俯趨蚊蚋過前視之如無孰蹈坎井
擠之下石山鞠窮乎號之而出金堅玉潔可不磷緇
律貪立懦百世之師權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讒乃忌
一斥不復短褐練巾匹馬二童儒先哲艾閭里之宗
壽八十一有化無死銘以著之亘千萬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諱大毅字欲仲以紹興三
十一年三七月二十一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沆
右宣教郎知常州晉陵縣治有迹陵余所居里也葬

有日沆以左奉議郎臨安府學教授紫議鳳狀公
族出名氏官壽行治與卒葬之終始爲書走一介請
余文刻之以閱諸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
祖父祐考璋承事郎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
氏公束髮受書英妙秀發爲詞章已不類少作貢于
鄉升于太學選於禮部皆中有司之法遂收其科政
和二年賜上舍出身授池州東流縣尉未赴改荆南
府府學教授丁令人憂除睦州學教授方臘
聚衆數萬起爲亂破嚴睦陷錢塘東南大震詔遣將

捕誅行次京口公馳叩軍門曰烏合之衆易与耳而
可亟進無留彼見大將旗鼓以爲從天而下也臘首_授
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丁中大憂卒喪
調温州永嘉縣丞精練明達通知人情世務之要在
武義時故叅知政事孫叔詣以右文殿脩撰爲守將
頽謂公曰諸縣獄訟不得其平訴于州者日數十牒
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以閉閣坐嘯矣
公庫歲醢黃雀供餽問寫故事諸邑網捕以數萬計
公曰食肉不食_馬肝未爲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害物

此何爲也獨不遣在永嘉攝行平陽縣令斷治皆自
已出日旰縣庭閒然無行迹于是州將又以瑞安樂
清二縣累歲不決之訟屬公吏抱牘至累數榻公一
覽輒得其要摘治頽校之舞泐者發紆寬憤之無告
者訟銘一室會建昌軍新去亂朝廷議擇守戶部尚
書章誼以公名聞除知建昌軍事公至招集流亡振
飭蠹壞舉軍欣賴亡其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書
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諸路錢糧召還遷
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糧就

除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未行改江東俄徙江西
路提點刑獄公治財知取予視先後緩急爲出內之
吝在戶部稽考諸軍庫積贏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
籍核軍寔杜吏謾復得贏錢數十萬於時權貴人擅
事紉四方之賂鬻賣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奔走
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竒怪之物車擊
轂舟御尾相屬於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絕或謂公所
泣緡錢有羨盍致其餘無爲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
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事寺又欲以貨取耶竟無
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珪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貶
一秩罷歸公清甚寡慾平生無嗜好居間九年築一
第去墳墓里所晨香夜燈雖大暑大寒不廢間遇生
初凡里俗所尚饌湯餅進卮酒爲壽皆不講第燕坐
一室追感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終始意所不
好視公卿之貴無如也故人江端友靖康初起布衣
登顯仕公攝平陽適寓縣境雁蕩山中無妻无子隨
僧蔬自給一日遇公曰端友斃獨一身老且病以後
事累公矣已而訃至公匍匐馳救具棺衾治家塋葬

歛而還權貴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公且召用又坐小法去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累官左朝請大夫享年八十三娶黃氏封宜人諸孤卜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于縣文谿之寶積山子男三人長即沆也次洞前卒次淳右從政即新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准備差遣孫男八人崇樂榕杞模楷宗樞棠杞並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郎何榮餘尚幼曾孫男女四人公葬後若干月宜人黃氏亦以壽終遂舉以祔銘曰

世所趨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悅以隨鬻珍鬣也于越兮鼓瑟而求齊今之相者兮舉肥表獨立兮汗漫與期我銘其歲兮以永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疾卒諸孤卜地於崇仁縣青雲鄉之河源以二十六年三月庚申舉君之柩以葬前期具書走介屬父友識其墓余紹興初被謬逐當詣象州次臨川而盜掠行人于高安新淦之間少留宜黃寶積院當是時投

荒萬里流落昇縣獨游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過
余一見傾蓋如旧宜黃山水勝絕名江右余日沒諸
公上下巖谷飲酒歌呼以為笑樂志新居間侃然
不動毅色危坐竟日不見顏墮之容若不可親踈者
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趨象旋蒙恩貸歸宿田里志新
千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道旧故過旬而校返問遺
之書籍二十年累數百紙久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
孤謂不朽之託宜見于余文乃叙而銘之志新諱陶
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曾祖務本不仕祖齊

宣義即致仕父餘承議即守侍御史侍御史當建中靖
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
守南安軍遇疾以沒侍御僚貧不治生產既沒無田
廬以歸志新廡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
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相接似不能言者既而即久
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可
聽而韜湮自晦不願人之知人亦無知者以耕以養
遂豐其家清淨寡慾恭儉好禮布衣蔬食不改於旧
嚮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惜春秋二

稅先期輸之無一吏扣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鄒君
蓋處士之賢者多尊异之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
通諫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暮以文學知名嘗
一試礼部不幸早世曰宗嘉承節即監潮州潮陽縣
鹽稅曰宗悅曰宗臯曰宗定曰宗釗曰宗諤皆以學
行世其家宗臯亦前卒七女子涂中勝許世緯侯嶸
李佩弦鄧顛伍誥饒行周其婿也孫男十三人升卿
子卿巨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
慈卿斌卿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

臨川念志新嘗振余于羈寓困絕之中枉道二百里
過其家志新出陳瑩中鄒志完江民表往還書帖數
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者得罪者也書詞
大抵悼侍御之亡而喜志新為之後又有會稽楊煒
常移書鑄誚鄉人之輔政亡狀者後十五年煒令黃
巖鈕治凶惡無所貸怨家得其書蓋以詆時相之語
錄本訟于朝時相大怒逮繫廷尉獄論為城旦投之
海島選吏部送徒步千餘里卧臨川客邸中不能興
志新適見之昇致其家置酒具飯出白金以贖煒驚

讞感泣而去志新性不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享
如此宜其窮至于老死而不遇也銘曰
嗚呼志新韞櫝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絕塵不緇不磷
以貴愛其身而裕其後人視此振々以考余文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誌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侍御史諱餘之子故宣
彖即致仕諱齊之孫撫州宜縣黃人也侍御捐館舍
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待程督已能感厲自奮于
學既冠學成屢試有司輒不售撫卷而嘆曰吾屈首

受書為五斗米耳况忍窮耐老望々而未可得耶孰
如視田不用積功次可一奮而取二千石于是築室
反耕不數年貲聚沛然遂至千金頽謂二子曰吾讀
書屬文詞不落人後而貧窶無贏囊之蓄當是時州
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称寸累俟以歲月然後可冀一
名于鄉大夫之書則已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以故忍
而就此今有產廬以舍汝有田園以飲汝、曹勉讀
文書無落吾事已乃闢屋數楹聚書其中招聘名儒
為書而二子者彬々焉為一鄉秀出之士志南慷慨

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犂利其財刺之不
殊宛轉卧道上志南見而載与歸館之舍傍具湯液
分食飲旦、撫之俟其復甦遣而去族人客遠方得
疾死貧不能歸志南贏粮往赴之擁護老幼持喪而
還其勇於高義益天性也資沉默落、少所諧交合
則歡然無間高有終始晚喜作詩有所感遇寓則琢
爲句以韻次之爲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
二月二日卒于家享年六十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
卒生二男子曰禁曰堃卜以二十六年某月某甲子

合葬於縣某鄉某之原以左奉議郎洪州、學教授
戴節性之状來謁銘於余、頃寓宜黃曹山佛舍而
邑之賢士大夫与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余
游更二十年而死者蓋十八九始余哭次魏而銘之
後八年又哭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寿夭
相去幾何惟善人君子爲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傳
于無窮廼爲之銘、曰

韡、鄒宗自姬出以儒名家望南國維命之畸不配
德筮日諏龜考君室

謝靈運詩 白鶴乘雲 寄謝靈運

韓愈詩 宿宗自 謝靈運詩

于無 謝靈運詩

味去 謝靈運詩

與八 謝靈運詩

謝靈運詩

謝靈運詩

謝靈運詩

謝靈運詩



